



刘立云 / 著

1949·
净化
纪实

大上海



- ①一部帮主的历史
- ②一部逃兵的历史
- ③一部贵妇的历史
- ④一部活鬼的历史
- ⑤一部娼妓的历史
- ⑥一部盗贼的历史
- ⑦一部残缺的历史

法律出版社

刘立云 / 著



1949·

净化

纪实

大上海



法律出版社

1949·净化大上海纪实

刘立云 著

出版·发行/法律出版社

经销/新华书店

印刷/北京朝阳区北苑印刷厂

开本/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/8.625 字数/228千

版本/1995年1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/10,101—18,100

社址/北京市广安门外六里桥北里甲1号八一厂干休所(100073)

电话/63266794 63266796

出版声明/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书号:ISBN 7-5036-1615-6/I·109

定价:15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本社负责退换)

想变得圣洁的灵魂啊
若不先经过烈火的燃烧
你们不能前行……

· · 但丁《神曲·炼狱篇》

目 录

引子 上海：辉煌与幽暗

第一章 暗中的较量..... 4

- 陈毅和他的“子民”
- 投向黄海岸边的目光
- 张网以待

第二章 红色大扫荡 15

- 枪声！枪声！
- 迷狂的女人
- 在残缺的世界里
- “三毛”和“虾球”们
- 烟花二月下扬州

第三章 一个人与一部历史 27

- 一部帮主的历史
- 一部逃兵的历史
- 一部贵妇的历史
- 一部活鬼的历史
- 一部娼妓的历史
- 一部盗贼的历史
- 一部残缺的历史

第四章 炼狱之火 61

- 炼狱前界
- 劳动！劳动！劳动！
- “出头鸟”的佳遇
- 汉家女的恨与爱
- 东山再起的名流
- 一场寒流与十几条腿
- 汪洋中的超度
- 失算的算命先生
- 铁锹下的脚趾
- 一座学校的毁灭
- 夜空下的幽灵
- 失败大逃亡

第五章 走向彼岸 92

- 跃出地平线的太阳
- 身份的悲喜剧
- 家的悲喜剧
- 恶梦醒来是早晨

第六章 漫长的阵痛 109

- 审判台上的窃贼
- 顽凶的末日
- 荒原人面狼
- 夜幕下的魔影
- “阿西，阿西……”

第七章 流泪的红蜡烛 120

- 金戒指 银戒指

- 天涯存知己
- 挚爱照亮的小屋
- 阿土与阿毛

第八章 生我是这片土地..... 136

- 一个吸毒者的自述
- 一个逃亡者的自述
- 一个沉沦女的自述
- 一个盗贼的自述
- 一个流浪儿童的自述

第九章 人间重晚情..... 149

- 82 岁的新娘与 60 岁的新郎
- 相逢一笑泯旧恨
- 父亲啊，父亲
- 幸存者的幸运
- 一个妓女的葬礼
- 等到黄土扑面时

第十章 拉纤者..... 168

- 垦区之父
- 第一块墓碑
- 孤独的整磨人
- 岁月留下一腔恨
- 迟归的哀悼

附一章 北回归线..... 185

- 爸爸啊，爸爸.....
- 离土之怨

- 战地小俘虏
- 相见时难别更难
- 一张没有父亲的全家福
- 阳光和一个影子
- 金华水 金华恨
- 漕河泾托孤
- 爸爸，你为什么叹息？
- 深圳偷渡者
- 大首长与小警卫
- 孤独的巡官
- 苦水真情
- 台岛共婵娟
- 再生我一次
- 啊，那海洋性气候
- 33 年的盼望
- 今情，往情
- 暂时没有结局

附二章	痴痴女人情.....	230
附三章	遥遥荒火.....	243
结束语	让历史告诉今天.....	263

引子 上海：辉煌与幽暗

几十年之后，当我推开上海延安饭店第10层楼上的钢窗，居高临下地眺望这座东方大都市的时候，那过去的一切，已显得那么遥远而苍茫！

正是太阳初升的时刻，远远望去，在天与地相连的地方，那轮让万物苏醒、万众仰目的红日，辉煌如一炉刚刚被烈焰烧红的钢水；周围那蛋青色的天幕上，仿佛还跳着它劈劈啪啪溅起的火花。转眼间，高炉倾倒了，钢液般炫目的阳光欢快地向眼下的一片红红黄黄的屋顶蔓去，向闪闪流动着的黄浦江蔓去，向嗡嗡拉响金属哨子的鸽翅上蔓去……这时，整座城市都沐浴在一片横空出世般的圣洁里。

与太阳冉冉升起的同时，寂静的街道上传来了洒水车清脆的铃声。在水龙头撒开的扇面里，无数条运动着的腿纷至沓来，在洁净如镜的路面上踩起一片美丽的水花。仅仅看一眼这雨点般轻盈、钟摆般刚劲的脚步，你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是多么的清新，多么的年轻，又是多么的风流倜傥！

走出延安饭店，我登上延安路横跨东西的公共汽车，来到外滩。这里的具有欧洲风格的楼群，早已同江海关的钟声一道醒来。从黄浦江上吹过来的徐徐的微风，把头顶上的法国梧桐树叶抚弄得沙沙作响。渐渐地，宽阔的街面被挤挤挨挨、来去匆匆的脚步，拥挤得几乎没有插足之地。

在这个人口密度当为中国之最的地方，让人强烈感受到的，是

正在急骤变化着的快生活的节奏。仿佛所有的人都是为着去追赶同一班列车，谁也无暇旁顾左右。如果你在路口一时踌躇，便立刻会被汹涌的人流裹挟而去，犹如卷走一片深秋的落叶。

我就如同人潮中的一片失去流向的落叶，常常被这迎面而来或者奔腾而去的人流席卷着，冲击着。

也许，对于今天的富丽堂皇、繁荣昌盛和气度非凡的上海，我果真是个不和谐的音符。因为我执意要寻找的四马路、五马路、跑马厅和药水弄等等，等等，已同它们共同存在过的那个时代一样，在上海的版图上永永远远地消逝了。我无数次地走进不仅更换了名字、而且彻底地更换了内容的街道和场所，又无数次地被那里的鄙夷的目光挡了回来。

然而，我并没有灰心。因为我无法改变自己的走向，就如同我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一样，尽管历史在这里所经历的那场悄无声息而又功德无量的革故鼎新，已经过去几十年了。

对历史的叩问，注定是艰难和痛苦的。

在几次踟蹰街头、几番山重水复之后，凭着共和国司法部一位部长所开具的私人介绍信，我努力穿过外滩密集的人群，大胆敲开了那座名叫提篮桥的森严而坚固的著名监狱的大门。经这个部门的再介绍，翌日，我又登上一辆沾满尘土的长途汽车，开始了更为艰难和漫长的奔波。

汽车驶过南通，驶过盐城，驶过无数条江河湖汉，把疲劳得昏昏欲睡的我载到了遥远的黄海之滨，然后把我卸在了一个纵横百里、鲜为人知而对我更是两眼茫茫的大农场。

我忽然感到无限欣慰，又感到焦灼不安。

这是一座很漂亮也很别致的小城。

令人惊异的是，她虽然地处江苏省版图中的大丰县，但满街的铺面都挂着“上海”招牌，满城的人都使用上海方言。据说早在几十年前，它就是上海的一部分，是上海的一块飞地。

那时候她还有个怪好听的名字：北上海！

但是温文尔雅又颇为讲究声誉的上海人，是不大愿意提起这个地方的，因为她同上海已经过去了的那段有伤上海人自尊心的历史，紧紧相连着，并像活化石那样证明着那段历史的存在。说她是上海的一部分，不如说她是上海的一块隐私。

啊，大上海，现在我要请你原谅一个外地人的冒失：为证明你今天的辉煌，接下去我要捧起一盏探寻的矿灯，缓缓走进你昨日的幽暗——

第一章 暗中的较量

解放区的天
是明朗的天

——歌曲《解放区的天》
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了。

随着旧政府的解体和新政府的诞生，一个由人民自己管理大上海的时代开始了。

但大上海毕竟是大上海。一个曾被殖民主义称为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一个有多长历史，就被黑暗势力统治了多长时间的都市，什么样的人没有呢？这就像一艘沉船，由于在海底沉得太久太久，今天虽然被打捞出来了，但它的船体已经结满了斑斑红锈，它的每个部位，都吸附着海底的寄生物。

毫无疑问，修复一条沉船，需要比打捞一条沉船付出更大更艰巨的努力。

● 陈毅和他的“子民”

陈毅市长坐在办公室的大转皮椅上，刚点燃一支香烟，门便被敲响了。

进来的是市府秘书长，他神情严峻地交给陈毅一封刚刚收到的匿名恐吓信。

陈毅接过信，“当”一声，从里面掉出一颗黄灿灿的子弹。

上海解放的硝烟渐渐消散了，但从它的每个角落依然飘出浓浓的火药味。国民党在上海眼看大势已去之时，精心潜伏下8个特务组织，共36000多人。这些大大小小的特务每天有意识地制造两万起重大案件，公然行凶、爆炸、放火，打死巡逻的解放军战士，抢夺我武装人员的枪支。他们还常常在公共场合散发传单，造谣惑众，扬言“蒋委员长8月份要回上海过中秋，吃月饼”，搞得人心惶惶。另外还有大量被打散的国民党散兵游勇，他们或藏匿于各公寓、各旅社、各会馆、各私人住宅内；或流窜于各街道、各里弄、各娱乐场所之间，结伙行凶，带枪抢劫，严重地妨害人民生活，扰乱社会安定。

在这不同寻常的时刻，黑社会势力也不甘寂寞。以青红帮头子黄金荣为代表的各种帮会组织，各拥有数以万计的徒子徒孙。那都是些地痞、流氓、地头蛇，他们广结盗匪，欺行霸市，专横跋扈，偷、枪、赌、骗，无恶不作。

陈毅把匿名信中寄来子弹扔进抽屉，立即拨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的电话：“老李嘛，你知道了吗？有人把子弹寄到我桌上来来了！”

“老总，我明白了。”李士英撂下话筒，在办公室里踱起了沉重的方步。他知道陈毅市长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，而是新生的政权能否得到巩固，全市600万群众的人身安全。陈毅上任的当天，就交代警备区和公安部门要迅速调查上海特务和破坏分子的名单，指示要坚决镇压。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动乱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。如今竟有人盯上了陈毅，把子弹寄到了市长办公室！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？

逮捕名册很快列出来了，李士英派人送到陈毅办公室。准备一俟批复，马上出击。

“乖乖，12000名！”陈毅接过厚厚的名册，马上皱起了眉头：“不行，打击面太大，得重新调查。我不干则已，干就要干准，干狠。”

公安机关慎之又慎，先把逮捕名单从 12000 降到 6000，最后再降到 600。那都是些恶贯满盈的反动分子和各路横行的恶霸。当这 600 人在突然间全部落入法网之后，社会马上出现了难得的平静。那些大大小小的喽罗们，一见共产党来了真格的，纷纷窝藏起来，再也不敢胡作非为，轻举妄动。

公安部门乘胜追击，接着又打了第二战役。

这次的目标是对准不法奸商。

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，经济是否稳定，直接影响全国。但这里聚集着一大批投机商人。过去他们借国民党滥发钞票，造成世界震惊的通货膨胀，大量私囤物资，哄抬物价，从中渔利，导致上海解放时物价上涨到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天文数字。解放后他们毫不收敛，纷纷利用手中掌握的雄厚资本，拚命吃进金钞、银元，日用必需品，适时再倾巢抛出。物价每涨一回，他们便大赚一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称“黄牛”的银元贩子们满街乱窜，随手买进卖出，致使银元同新发行的人民币的比价从一比五百，上涨到一比一千二，一比两千。闹得人民币失去信用，物价直线上升，市民百姓们怨声载道。

民以食为天。居家过日子，谁家每天不要买粮，买油？可粮油价格一天一个样，天天都见涨。共产党刚刚建立自己的政权，若不能及时控制通货膨胀，失信于民，这将意味着什么？

6 月 10 日中午，陈毅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。

公安局长李士英从证券大楼报告：上午 10 点，他和公安总队刘德胜副师长带领两个营的部队，400 名便衣公安人员，兵分 5 路，突然包围和封锁了证券大楼，当场围住 2000 多名不法商人和倒卖银元的“黄牛”！

“好！好！干得漂亮！”陈毅欣喜地撩开衬衣，顺势坐上了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，“但是，人不能抓得太多，要打击的是那些主要案犯。”

在证券大楼，李士英和全体公安人员整整两天一夜没合眼。他

们对堵在大楼里的 2000 多名案犯逐个盘查，分别造册，根据情节轻重，先后释放了 1863 人，最后将 250 名主要案犯带回了拘留所。

上海人笑了。

第 2 天，银元从 2000 元高峰跌到 1200，大米和食油跌价一成。第 3 天，第 4 天，银元比价和物价继续下跌，渐渐跌回到了正常情况。对不法奸商和“黄牛”采取的断然行动，不仅很快稳定了上海市场，而且影响了附近的江浙两省，震动了整个华东。

陈毅急于要治理上海，可每次又提出少抓人，是因为他心慈手软吗？不，上海这么大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统治时间这么长，光逮捕几百个特务、反动分子和奸商，显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但把他们的那些虾兵蟹将都抓起来，监狱里装得下么？更何况，要抓、要管的人，还不仅仅是这些。

这天，陈毅在华东局出席了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一个汇报会。在会上，民政局局长曹漫之亮出了一个令与会者瞠目结舌的数字。他说：“目前聚集在上海的各省难民，加上小偷、惯匪、乞丐、游方僧道、逃亡地主、流浪儿童等各类无业游民，已占上海总人口的十分之一，达 60 万！”

“哎哟哟，60 万！”听到这个数字，邓小平操着他那习惯的四川口音，不由自主地惊叹一声，把脸移向身边的陈毅：“这都是我们陈市长的‘子民’哟。”

陈毅苦笑，也是一口四川普通话：“是哟，吴国桢他一拍屁股干干净净地溜了，给我留下好大的一笔‘遗产’！”

这 60 万游民给陈毅带来的麻烦，决不亚于那些明火执仗的特务、反动分子和奸商。旧上海是一座官僚、特务、帮会、奸商、流氓、强盗遍布如蚁的销金窟，同时又是一座小偷、扒手、乞丐、难民泛滥成灾的贫民窟。那些流氓、强盗、小偷、扒手，像毒蚂蚁似地吸附在每一条街道、路段、公共场所。他们或明抢，或黑偷，或强夺，闹得民不聊生。而那些拥挤在大街小巷、车站码头的职业乞丐、难民、流浪儿童，则一伙伙衣衫褴褛，啼饥号寒，令人惨不忍

睹。迫于生计，他们争先恐后去抢白食、拾荒、推桥头，苍蝇般地赶也赶不开。每当寒冬来临，他们便龟缩在席棚里，屋檐下，束手待毙。仅1946年至1949年头4个月，从街头收敛的这些人的尸体，就达126808具！

上海解放后，军管会和民政部门立即成立了“难民输送委员会”等机构，已遣送走了大量的各省难民，让他们重返家园。对一些职业小偷、扒手、乞丐、吸毒犯和各类流浪者，则收进了劳动教养所。这大大减少了游民的数量。

但对那些流氓、强盗、大大小小的青红帮头子、地痞无赖等等，却一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。他们生在上海，长在上海，又在毒化着上海，已成为孽生在上海肌体上的痘疮。

还有娼妓。

一天晚上，陈毅驱车去市府开会，他特地让司机把车开到八仙桥、大世界附近的马路上去转了一圈。车到四马路（今福州路），举目望去，街道两边站遍了满脸虚青、穿得花枝招展的女人。她们正死乞白咧地把路人强行拽往下等妓院。这时同车的交际处处长管易文说话了，他告诉陈毅，有天晚上，他从这里走到爱多亚路（延安路），一路尽遇上这种人。他悉心数了一下，短短的一段路上，竟有764个妓女！

“可不是有这么多”，陈毅答话了，“有一回，我去剧院看戏，我的警卫员小王穿着便衣在汽车旁担任警戒，就有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拉着他的衣袖说，‘困一夜，两块钱，阿要？’”

上海自1821年清道光年间，黄浦江上出现如梭的商船时，就有“以舟载女应客”的记载。约在1850年左右，城中出现了第一座妓院。经过近一个世纪，到国民党统治的时候，上海的娼妓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那时公开的妓院已达800多家，职业妓女上万入。还有半公开营业的“半开门”、“咸肉庄”；以叉麻将为号召的“碰和台子”；专供外国水兵玩弄的“咸水妹”和白俄、朝鲜、日本妇女充当妓女的“西洋堂子”、“东洋堂子”。至于变相妓女，如酒吧

间的“吧娘”、舞厅的“玻璃杯”、地下舞女、按摩女郎、向导女郎就不计其数了。解放时有登记的妓院 518 家，职业妓女近 2000 人，加上那些明来暗去，昼伏夜出的“野鸡”，共有妓女 3 万多人。据卫生部门抽样调查，这些妓女梅毒患者占 58.7%，淋病患者占 28%，性病淋巴肉芽肿者占 0.8%。由于她们的恶性传播，导致性病患病率占上海全市人口的 8%，约 49 万人！

“咳，真是一部《戴家楼》！”陈毅想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在短篇小说《戴家楼》里写的那些愚昧而又麻木的妓女，顿觉一阵恶心。他让司机加大马力，把车飞快地开过了四马路……

流氓、强盗、小偷、赌徒、乞丐、妓女、流浪者、吸毒贩毒者、黄牛、散兵游勇、逃亡地主……说不上第几次了，陈毅一直为他的这些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、光怪陆离的“子民”而挠头，而困惑。对他们，抓不是个办法，放任自流更不行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夜渐渐深了，远处的灯火正在一盏盏熄灭。陈毅揉揉酸涩的眼睛，离开大皮转椅，轻轻地推开了紧闭的钢窗。一阵清风吹来，把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吹得沙沙作响，像一片温柔而细碎的涛声……

● 投向黄海岸边的目光

夜阑人静，民政局局长曹漫之辗转难眠。

今天上午，他同公安局长李士英一道，穿上长衫，戴上礼帽，随便叫了一辆黄包车，结伴去民间微服察访。行车途中，头顶忽然刮过一阵轻风。待互相抬头一看，各自头顶戴着的礼帽不翼而飞了。

“抓小偷！抓小偷！”他们急忙跳下车，向小偷逃跑的方向追去。小偷熟门熟路，转进了一条小弄堂，转眼逃得无影无踪。

刚好路边有个警察，他们连忙向他报案。

警察“啪”地一个立正，见怪不怪地说：“先生，一顶礼帽算个啥？大家都得吃饭呀！”

上海街头的警察几乎全是旧社会的留用人员，对流氓、小偷总